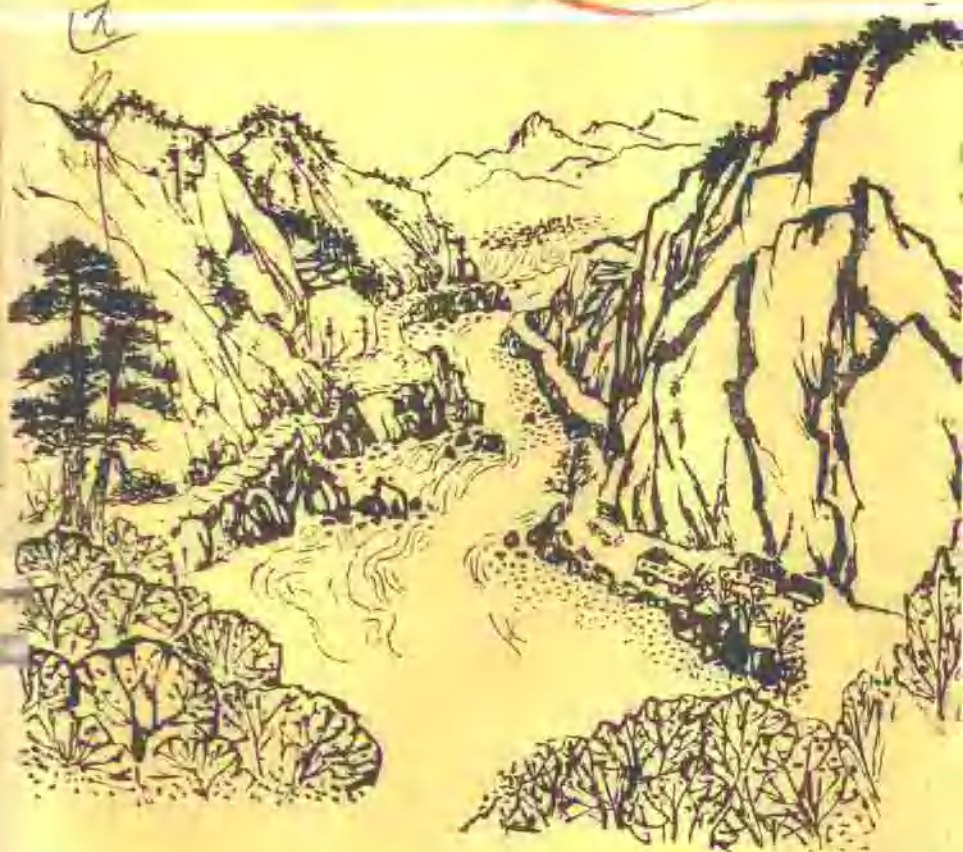


19.11.02

佛岡文史

第七輯



佛岡县政协文史组编

一九八八年七月

佛冈文史（第七辑）

佛冈县政协文史资料组 编

佛冈县印刷厂 印刷

一九八八年七月 出版

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

88粤字第085号



目 录

- 一、邹适历史述评……………刘恩锦 (1)
- 二、朱念民先生行状……………郑中品 (8)
- 三、罗博伦先生行状……………范济民 (14)
- 四、骨朽文章道未衰——滢江知名文人
 廖学修事略……………廖栢昭 (18)
- 五、张文佳先生二三事……………张伟林 (31)
- 六、外科医生——蒋陈贵纪略
 ……………林自强 (34)
- 七、郑开縉考上武进士趣闻……………范济民 (37)
- 八、邓大猷烈士……………邓渭生 (40)
- 九、郑国庚起义的经过……………郑国象 (42)
- 十、林云——一名普通妇女的事
 ……………阿水整理 (4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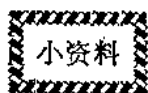
十一、“佛冈”正名浅析……礼 民 (52)

十二、佛冈厅改县的准确时间

……………范济民 (55)

✓十三、佛冈客家人初探……钟平 东石 (58)

十四、佛冈先民琐谈……钟 平 (62)



小资料

佛冈之最……………范济民辑 (66)

封面题字：刘恩锦

封面绘图：廖凤仪

责任编辑（一至七辑）：阮寿明

邹适历史述评

刘恩锦 整理

原国民党中央委员、广东省参议员邹适，系本县水头区王田村人。生于1900年（清光绪26年），1980年1月在香港病逝，享年81岁。其父邹国霄早年走北路（过去，本县小商人随身携带货物到翁源、曲江等地贩卖，称为走北路。以水头人为多）谋生，稍有积蓄后，在翁源坝仔开设就生栈，经营药材洋货生意，至解放前夕歇业。邹原名仕恬，启蒙时学名邹伯骥，后因仰慕胡适的文学，定名为邹适。邹排行第四，族人尊称为四叔。他性聪慧好学，弱冠时随父到翁源就读，拜老贡生包宝鲁为师。邹在包宝鲁门下的第一篇作文则被批有“扞江巨擘”四字，可见他得到包老师的青睐，并非偶然。数年后，学有所成，回水头就教于文源学校，与迳头朱念民共事，两人遂成为莫逆之交。翌年，得到族中祖尝的资助，到中山大学读书，朱念民、黄观云二人也一同就读。其

时，三人思想都很激进，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。邹改名朴夫，朱改名冷夫，黄也有一个“夫”字名号，但已忘其全名，当时人称“佛冈三夫”。他们颇致力于社会活动，相与发起组织“佛冈留省同学会”。在省留学的佛冈学生如刘礼复、刘健芸、范桂霞、范桂笈、廖鉴明等都是该会会员，共有20余人。邹、朱二人任理事，不断地传送进步书刊给各会员阅读。中大毕业后，邹被保送到苏联“孙文大学”深造，戴笠、蒋经国也在该校学习。邹受托洛茨基学说的影响甚深，成为托洛茨基的信徒。回国后，向原配黄英多提出离婚，改与中大时同学罗丽梧结婚。其时正当国共分裂，国民党认为邹是共产党员，传令通缉。而共产党却目邹为托派，被清除出党。邹走投无路，不敢露面且达二年之久，曾多次藏匿于广州邹有生家。可能因与戴笠、蒋经国有同学的微妙关系之故，为戴所罗致，发给纯粹学生证，隶属“蓝衣社”组织，并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党员，授职广州市邮电局局长，挂中校衔。仅数年，邹便升至国民党中央委员兼广东省参议员。

广州沦陷后，随省府迁至韶关。这时，公

开职务是省参议，实质是中央派驻华南的华南特务总指挥，专搞日伪情报工作。当时朱冷夫公开职务为“粤桂区监税督察” 黄观云任省府观察员，同属“蓝衣社”一线。黄观云家属仍在上海，因急于接眷，未经上级批准，便擅自经穗潜往上海。在穗碰到国民党师长王质文，由王提供方便得以顺利接眷返韶，黄王在穗会面情况为暗探摄入镜头，向上告发，以严重触犯特务禁例，批示立即枪决。邹与黄感情虽好，亦不敢代为说项。可见特务组织的纪律极为严峻，虽至亲好友亦无人情可讲。据所知，在邹的一生中，从无安插过任何亲友在特务圈内，亦无提拔过任何亲友在官海波涛中，想亦为此故。

日寇投降前一年，邹出任西江抗日游击纵队司令，授中将衔，总部设在芦苞，对日伪打击甚力，伪军闻风走避，称之为“高佬邹”。此期间，他与北江游击司令莫雄过从甚密，两人极为投机，以兄弟相称。莫曾劝他归任佛冈县长，邹不答允，只推荐黄祥光、郑镜初二人为候选。

邹自离开佛冈以后，从未返过家乡一次，

似乎对家乡无甚感情，事实上他对亲人的关怀却颇具至情。早在30年代，邹移居香港时，即接其母到港赡养，直至返穗定居，才送其母回乡。其亲侄华骏、华杰、华烈、华钊、华林等读书学费，均全部由他负责，每年年初就派人全数送回，十余年从无间断。黄英多虽已离婚，仍留在邹家不走，邹对此颇受感动。60、70年代，多次托人辗转捎带衣物食品给黄。开放后，还按月邮寄港币200元为黄的生活费。85年黄病故时，又寄港币3000元为殡殓费（邹死后，均由其子女执行遗嘱照办）这些都是他对亲人的关怀事实。

邹在曲江时又与朱冷夫发起组织“佛冈旅韶同乡会”，其宗旨系解决同乡的纠纷和维护同乡们的权益。当时日寇盘踞广州，对外水陆交通断绝，内地所需食盐均由淡水运至龙门，然后由龙门挑运至汤塘，装船北运韶关，发售到湖南、湖北、江西等省。在一次盐运当中，驻军为补充兵源，强拉浈江运盐民夫80余人。事情传到同乡会，邹毫不犹豫地派崔百扬拿着他的名片到驻军防地交涉，全部民夫很快获得释放，这是他为同乡们办的一件好事。广州光

复后，邹返穗任行辕公署办公室主任，将旅韶同乡会迁穗易名“佛冈旅穗同乡会”，继续主持会务。当时黄汝新等几个在智用中学读书的同学，受到白色恐怖的威胁，行动不得自由，极为危险，黄汝新托人到同乡会找到邹适，讨了一张咭片作护符，才能过关脱难。在广州，邹还搞些商业投机，广州四大酒家都有股份，在红棉、广州、莲香等酒家楼上设有专房，专门接待客人，此中奥妙则非局外人可知，虽至亲叔侄亦不许涉足其间。其公开的活动则是与袁美光、邹葵等人合办轮船数艘，取北江航道，来往于广州曲江两地，船上挂着“适记”招牌，各地大天二（土匪、恶棍之流）不敢动其分毫。显示出他控制黑社会的力量还是相当大的。船上执事多用戚友充当，如邹君华、林四、邹君孟等人都曾做过船上的帐房，其照顾亲人只此而已。

广州解放前夕，莫雄大义凛然地起义响应南下大军，对彻底解放广东的革命事业起到很大的助成作用。此事对邹的心理冲击极为震动，此后在港韬居三十余年并非无因。邹于1949年避居香港。初到时，不知是由于生活条件问

题或者政治失败的原因，曾悬挂针灸医师招牌为别人针灸治病约一年多。后在香港大同中学任教至1978年。据熟悉他的人士说，几十年来，他有没有和台湾人士接触，不得而知，但从未见他去过台湾。他全家十多口人，全部转入英国国籍，所培养出来的四子一女，连四个媳妇合计，除大媳妇系护士外，其余八人均在教育界供职，无一人去台湾做事的。从多方面的事实来看，晚年的邹适似已厌倦于宦海浮沉了。尽管邹适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的，神秘的，甚至是不可捉摸的，心理上充满了矛盾，不能自解，但他对于抗日救国的立场，却始终没有动摇过，这是值得嘉许的。至于对母妻侄等的关怀，对被害乡亲的救护，对革命后辈的保护，还是可以称赞的。

附记：邹前妻黄英多，育子女二，长榕华，适本县东壁村钟姓。次有带，早夭，幼字黄君平。邹与黄在港相逢仍以翁婿称。

后妻罗丽梧，邹的中大同学。育四子一女，先邹二年卒。其次子华正，在“剑桥”大学获硕士学位，早年移居加拿大，在某英文大

学语言系任教授。曾于1984年1985年回北京讲学两次，于1986年末在加拿大以肝癌病故。长子华藻，毕业于“台大”，却回香港任教。三子华坚，四子华成，女蒲玲，均献身教育事业，在港任职。

更正：

本刊第六辑《先父刘达华行略》一文中，于第14页14行原文“曾参龙济光幕。旋发现龙拥袁叛国，乃弃职而归”应改为“曾参潘四海幕，旋发现马弁鼻屎烺酒后杀人，乃引咎弃职而归”；第16页5行末原“荐举”改为“荐举”。

朱念民先生行状

郑中品收集整理

朱念民先生是我县迳头乡甲名村人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他的行状较为复杂。笔者仅根据一些资料和采访他的亲友、学生，对他的部分经历作一简述。错漏之处，敬请前辈知者斧正补充。

朱念民先生生于一九〇三年。其父朱文练，家有十多亩水田，雇有长工、婢女，在迳头圩设有“兴和隆”号店铺，经营酿酒、豆腐加工、养猪业兼做咸杂生意。念民先生是独子，大概是出于望他能永继香火，延续祖业的意愿，父辈们为他取乳名保棠。念民先生自小聪颖好学，性温顺，喜结交。少年时代正值“反正”前后，迳头地区姓氏纠纷频繁、剧烈，尤以朱郑两姓不和，但是念民敢于跨越封建姓氏隔阂而与段心（地名）大姓的学子郑用中等人结为好友。念民先生在念完启蒙私塾后就读于水头文源小学，这时他对吟诗填词作对等已

较有造诣，颇得清末秀才，文源小学校长郑景初的赏识。两年后他便考进韶关一间中学攻读，中途又回乡受聘于水头文源小学任教，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小学教师之一。此时他正式取名朱念民，这名字大有追求光明、济世为民的抱负。

念民先生在文源小学任教的时间不长，于一九二二年又考入广东高级师范中文本科（简称高师）。在高师期间接受“五·四”以来新文化、新思想的影响，表现得十分活跃，开朗和进步。经常与留省同乡同学朱应熊（后为迳头犁头会会长）、郑子聪（后为迳头犁头会副会长）、郑用中、郑乃中等利用假期回乡之机，在乡间宣传新文化、新生活，扫除乡间封建陋习，反对封建姓氏宗族观念，参与创办刊物《佛音》。在广州读书期间，还先后发起组织两个留省同乡会：一个是与南雄县曾昭秀等人组织的“南韶连留省同学会”，出版革命刊物《北江潮》；一个是与本邑水头邹仕恬共同发起组织的“佛冈留省同乡会”，会员有范桂霞、刘健芸、刘礼复、邹华衍、郑用中等二十多位佛冈赴穗学习的学生。他在广州读书期间

有否参加了中共党组织，笔者现在还未找到证据，但是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却是事实。据查，在《中大国民党“清党”运动开除公职、学籍之员生名册》中则有“应开除学籍之有证据c.r.分子朱念民，高师四年（民国十五年五月十二日）”的记载，（“c.r.”是青年团代号）这便完全可以证明，他当时确是一位进步的革命青年。他被中大开除后是否还留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，则尚有待查考。有一说法是说他与邹仕恬等留苏，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，后来成为“托派”。对此传说。笔者未找到证据之前不敢贸然苟同。但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广州大清党、大屠杀（简称四·一五政变），朱念民先生确实潜回家乡。后来还被通缉而再潜往青竹山区，依靠朱姓叔侄保护，在一个深山沟里度过好几个月，每天均由一老农民送饭，这是事实。至今迳头青竹乡的父老还谈及此事。后来他从青竹绕道新丰、从化，到达广州，然后前往香港，并从香港西渡印度，在印度国际大学留学（当时印度国际大学校长是泰戈尔）。据后来他对友人说，在印度是依靠一位原籍迳头大坡的郑姓华侨的介绍，在一间华

人中学代课得以维持学业。他还说，这时心情十分苦闷，思乡之情日浓。回国嘛，国民党还在通缉自己，组织又没有找到，就是找到了亦会不受欢迎（可能因他真是“托派”）真正是“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报”。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，故此他改名“冷夫”。

念民先生约于一九三〇年从印度归国，先是在迳头明德小学任教，接着创办专修班（属小学升初中补习班性质）。当时佛冈还未设初中，不少小学毕业辍学的学生听说朱先生从印度留学回来，又是泰戈尔的弟子，都从高岗、烟岭、水头等地慕名前来求学。由于当时师资不足，朱先生还请大陂觉民学校郑用中、郑博球等前来代课。不久，佛冈初级中学创办，校长郑镜初便聘请朱先生到佛冈初级中学，担任语文、英语等主课，成为佛中的教师骨干，朱先生在佛冈初级中学任教期间所表现的风范学识，为学生所赞崇。

朱先生在佛中任教刚一年多，不料在一次偶然机会中无意碰到一位在广州时的政敌、省教育厅的督察，邂逅瞬间，双方都很吃惊，过后朱先生害怕又一次遭通缉便当即不辞而别，

潜往广州（当晚果然县府派兵前往甲名搜捕朱先生）。不久又往南京。有人说，朱先生在南京通过一位同学结识郑介民军统头目，又有人说朱先生在南京是通过邹仕恬结识了戴笠。总之，朱念民先生到南京后便在军统内供职则是事实。此时他又改名为朱濯生，大有洗心革旧，重新做人之意。

他到了南京以后，行状便鲜为人知。不过，对他公开的职业踪迹还是有人了解一、二的。据所知，抗战初期，他在广东十二集团军军风组检察团谋事。后来从事收集日军侵华情报工作，并且曾经带领八名英国抗日情报工作人员（带有电台）潜回家乡甲名、青竹山区驻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又迁往韶关邮电局工作（当时广东省会迁驻韶关）。在此期间，朱先生曾与邹仕恬组织“佛冈驻韶同乡会”，做了一些收留逃难赴韶同乡的安置工作。据说，他的人际关系很好，也很有本事。凡是有求于他的同乡，不论打铁的、种田的、避难的，都能得到他的接待并帮助解决短期生活困难。抗战胜利后期，他大部分时间在广西地区活动，公开职业是民政部粤桂区盐税督察（传说他是“两

广督察”是为误)。后来任《民生报》社长，实际工作是为“国防部二厅”(军统)谋事。日本投降时，他曾经前往广州参与接收工作。他的堂弟朱如袞曾经在他属下供职一段时间。不久，他仍回广西《民生报》工作，自这以后几年间，同乡郑用中、朱寿庵、朱如义、朱玉剑等人也曾先后在他的报社供职。估计当时他已预见到国民党大势已去，思想十分矛盾，所以朱又改名为朱沧浪。直至一九四八年七、八月间，则迁居香港，据知，他在港公开职业仍是办报。直至一九五六年才因病辞世，终年五十九岁。在朱先生病故后，其眷属子女便被接往台北。

值得记一笔的是，抗战以后他经常返乡看望乡亲父老，家乡人民也没有对他过不去，尽管当时迤头一带是北江游击活动区，但他每次来回都很顺利。另外，在一九四二年冬，他曾亲自动员二区富户何德敷、罗杰斐捐资创办长江中学，并亲自组织召开三乡父老会议集资，使长江中学顺利开办。至今乡亲父老们还时常谈及他倡办学校，发展家乡教育事业所作的贡献。